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八佾篇」第二十一章。

【哀公問社於宰我。宰我對曰。夏后氏以松。殷人以柏。周人以栗。曰。使民戰栗。子聞之曰。成事不說。遂事不諫。既往不咎。】

下面是雪公講義：

「哀公問社於宰我，至曰使民戰栗。《鄭氏》云：田主。主，社也。」雪廬老人舉出幾種注解，第一個是《鄭氏》注解田主，主是社，這個注解社。「《邢疏》」，在《邢疏》這本注解，「先儒或以為宗廟主，杜元凱、何休，用之以解《春秋》」，這又是一種注解。「《拜經日記》經文明云使民戰栗：以社稷為民而立，故曰使民；若廟主，與民何與？」這個解釋又不同。「《潘氏集箋》讀書證疑，引《墨子》云：聖王建國營都，必擇國之正壇，置以為宗廟；必擇木之修茂者，立以為敢位。」這又是一種注解。

下面，「《半農禮說》謂：樹主、木主，必兼兩義。」這是《半農禮說》注解。「（按）」，這個按就是雪廬老人按照以上舉出來的幾種注解，再給我們做一個說明。「以上各說，只就一社字」，就是以上各種注解，只是就一個社字來注解它的意思，意思有很多種。「紛爭若是，迄今不已。」紛爭就是有爭議，到今天還沒有停下來。「究以何說為正？」那究竟要以哪一種說法為正確？「後人各附各非，議論繁雜，歧中生歧。」以後的人，有的人依這一個，有的人依那一個，議論很多，歧路當中有歧路。「若細繹全文，似以社主可從。」如果仔細看全文，似乎要以社主這個意思可以依

從。「《拜經日記》所云廟主與民何與，義極分明。」在《拜經日記》所講的，廟主跟人民什麼關係，這意思很明白。「且哀公、宰我問答，非初建國立社，何能不知樹主之理？隱然有寓意焉。」魯哀公跟宰我的問答，並不是剛建國立社這個時候，他們怎麼能不知道樹主的道理？這個當中有他隱含的意思在。

「《蘇子由古史》：哀公將去三桓，而不敢正言。古者戮人於社，其託於社者，有意於誅也。宰我知其意，而亦以隱答焉。曰使民戰栗，以誅告也。」在《蘇子由古史》解釋這一段，魯哀公要去三桓（就是三家），不敢正面說。古代戮人於社，其託於社者，這個意思有誅殺這個意思。宰我知道這個意思，也以隱約的回答（就是暗示性的），曰使民戰栗，以誅告也。

下面舉出《容齋五筆》它的解釋，「使民戰栗為哀公語。又曰：或謂使民戰栗一句，亦出於宰我；記之者，欲與前言有別，故加曰字以起之」。這是《容齋五筆》解釋這一句，使民戰栗是魯哀公的話。或者使民戰栗這一句也是出於宰我，宰我講的。所以記錄的人要與前面的言語有別，故加曰字以起之。這個使民戰栗前面有個曰字，就是要區別跟前面講的有不同。「《韓非書》言之詳甚，可參。」在《韓非書》這本注解，解釋講得很詳細，可以參考。

「（按）」，雪廬老人再按照各種注解，「據上諸說」，根據上面各種說法，「於此章各解，大有借鏡」。各種說法對於這一章經書不同的解釋，有很大借鏡的地方。「可洗宰我千古之毀」，這個就可以洗刷宰我被人誤會之事。「而孔子之答宰，亦知非各注者之僂侗語矣。」孔子回答宰我，也可以知道不是以上各家注解得比較僂侗的言語。所以讀《論語》的確需要雪廬老人這樣的學問、眼光來給我們指點，我們才能正確的理解聖賢之義。

下面是孔子的回答:「子聞之曰，至既往不咎」。「《包》曰：

事已成，不可復解說也；事已遂，不可復諫止也；事既往，不可復追咎也。」這個《包注》。「《集注》」，宋朝的《集注》，「遂事，謂事雖未成，而勢不能已者。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意，又啟時君殺伐之心；而其言已出，不可復救，故歷言此，以深責之，欲使謹其後也」。這是《集注》的注解。

下面雪廬老人再按：「《蘇子由古史》、《容齋五筆》、《韓非書》諸記，此章經文，大有事在。」這三種注解這章經文，有很大的事情在。「孔子曰三句之解，《包》與《集注》，語皆含混，殊無義意。竊以初句謂哀公失政，三家僭越，局勢久成，不可復說；次句宰我進諫，無補於前；三句孔子自謂宰我言雖失宜，然既往矣，吾亦不再咎也。」不再追咎。「夫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，乃孔子所訓；今知宰我所答，恐不如是。」以上雪廬老人按照各種注解，再做一個結論。

『哀公問社於宰我。』「注解有人罵宰我，開了殺伐之心，另外也罵宰我晝寢，這不可以。」雪廬老人講，有的注解（注解這章書）罵宰我，這是不可以的，這個可能對宰我有誤會。「國家有宗廟社稷，社稷露天，可得風雲雨露的氣。」「社有二種：一說，社為田社，社主壇所埋的祭物，自古就有安社稷壇，如封禪，祭泰山，埋玉等」。這個是田社。「社有主，這是社稷的木頭。社主要用哪一種木頭？不一定，看在哪一個地方祭就埋那一地方的木頭，就當地山上長的樹木，用這個樹木做主，後來也有埋石的」，後來也有埋石頭的。「二，社有人以為主是宗廟的神主，神主用木，普通都用栗木為主，也有少數富有的人用檀木，就古代而言這不合禮，不必用好木。」用當地的就可以了。

「今采社主的說法。社主稱主，廟主與社主不同，這一章是哀公用社主不是指廟主，若指廟中神主，那與百姓有何干？」與老百

姓有什麼關係？「魯哀公為什麼問社？宰我所回答的四句，其中有用意，宰我、子貢都是言語第一的賢哲。」他們很會講話。「《論語》為孔子與諸弟子問答的記錄，都是有所為而發，不是無因妄發的議論，否則豈不是神經病嗎？」這個給我們說明《論語》是孔子跟弟子問答的記錄，必定是有所為才會發言的，那不是隨便去議論。「當時魯國政出三家，魯哀公不能做主，也無法做主，因為魯國的社稷壇遭受火災，哀公趁此問宰我。有如參禪，指這個說那個。」這個就好像禪機。「宰我的言語、武功都好，曾經領兵戰勝齊人，是文武雙全的人。至誠之道，可以先知，宰我知道哀公問的心意，但不敢明說。孔子說話含蓄，孔門弟子也是如此，往後吾也含蓄說話，你們必須善聽。」雪廬老人講，以後他也講話含蓄，跟孔子一樣，大家必須善聽，不然就聽不懂。

『宰我對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，使民戰栗。』「宰我答三句，上二句陪襯，重要在周人以栗。而且恐怕哀公聽不明白，再解釋說：使民戰栗。使百姓對國家害怕，要使三家戰栗。」「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為什麼周要埋栗？曰：使民戰栗。有人主張這句是哀公所說，所以說曰。這是懂文法的說法，但是沒有明說是什麼事。在蘇子由的《古史》、《容齋隨筆》說得很詳細。」

『孔子聞之曰：』「可見孔子不在眼前，宰我沒有與孔子商量，孔子聽聞後說。一般注解以為孔子責備宰我，而且認為三句是一個意思，有如一個孤僧獨自歸的重復囉嗦。孔子會作這種文章嗎？並不是如此，因為孔子為宰我的老師，老師與學生說話，不是這樣的口氣。經文中的諫，是以下對上才叫諫。」

『成事不說。』「成事不說這個話很含蓄，事已成定局，不必說了。這是說哀公失政，三家僭越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，再說有

什麼用？」

『遂事不諫。』「這是宰我進諫哀公，勸哀公立權威懲罰三家，但是事情已經順遂三家的心願了，事先為什麼不諫？再諫也於事無補。」

『既往不咎。』「咎，一說是指哀公與三家的大錯誤，不必再責備了。另一說是宰我的咎，宰我為哀公出主意，言語既已說出，不合時宜，雖然失言，我也不再責備宰我了。」「那就不管了嗎？若不管，孔子又何必說『三家者以雍撤』等話？又何必墮三都？這是因為宰我所說不是時候。孔子的辦法是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。辦事不成功，又害人，那有什麼用？孔子說話和平，宰我說話不和平，孔子也想削去三桓，不是不管，而是不需要再諫，諫了無用，可以另想辦法。古事今辦，可以做前車之鑑。」這個我們可以學習的。

好，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